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劉知府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中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便養陞同知金華官金華三年會歲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至鬻子女實奏得貸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修葺之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傳以他徭家益困爲疏免丁母憂廬墓終喪遷順天府治中益廉勤饋一鵲不受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表孔道商

稅累鉅萬知南雄者動盈饜推其餘事過客爲游
聲稱實至不肯私一錢存稅十之一繕郡學補張
曲江大庾嶺松居無何中貴至南雄冀重賂不得
苛辱之郡人擁實出中貴見實得民乃大驚欲召
釋前憾謝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宣言南雄守且
驛奏索賂辱太守事中貴乃大懼劾實抗勅使毀
勅逮入見實具言臣從仕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
餐糲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民以是觸天使無
所逃罪 上爲霽威然竟死獄中實行已峻峭嗜
經史坐公府手一編閱之事至掩卷已輒復讀僚

友竊咲之不爲止尤長於春秋中夜思經義言得
蹴童子燃燈起疾書之劉文安稱其生平清強甘
心貧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以孫丙貴贈侍郎

王弼字存敬浙江黃巖人仕爲溧水令溧巨猾席勢
爲武斷吏莫能誰何逮獄論死溧有湖可田督民
隄其旁田之中貴人視馬歲有賂弼不賂也入爲
刑主事累興化知府興化多豪任稱難治弼至太
息曰是故秉禮之鄉何謂難乎律身端潔布令信
節制度嚴祀典厚科貢郡孝節必樹閭表門郡人
劉閔以節孝聞弼親詣其廬訪焉閔至庭則設賓

榻尊禮之行飲射一宗古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
情容俗婚喪過侈而佚蕩往往以賭博破家弼設
牌書勸戒文懸之使開喻弗變者乃懲卒徒下鄉
攝人故爲暴弼爲立期日定限授訟者自付之聽
就理後期者有笞民得無擾賦稅均徭自以品式
處分吏獨受成案苞苴盡絕俗喜爲胥吏至托請
冀必得之弼俟藩司名牒下乃覆上頽風大沮部
使者更驛法非便弼譬止不聽則疏復其舊舊養
濟院居河水上游患大風者相屬汙水行城中闔
城病之弼擇邑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厠特敞以請

遷之焚故屋平其地諸學校壇宇公廨陂池道路
若祠廟在祀典者畢飭漏澤園監別增之費盡出
餘積一不以煩民始公牘叢委弼指揮立辦其後
旦日視事比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讀書竟日
而已宿弊盡汰獄訟盡止盜賊屏息治理爲天下
第一莆人以爲百十年郡守未有也會病作民爭
走禱沒羣聚哭盡哀立祠祀之請衣冠塋焉弼形
貌不及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盡脫凡累隱
然以古君子自期待云

段郡守堅字可久蘭州人仕爲福山令李文達公薦

遷知萊州後改南陽堅爲政尚教化先禮後刑諸屬吏不法者立按論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尚書鴻儒張貢士景純於微賤中躬督之學後皆成名儒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自往祠祭民翕然向理南陽俗美至于今堅嘗被酒杖一囚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旣不咎

丁知縣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旣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

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貸券焚之出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性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

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池然無復事白沙賦樂
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
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
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
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
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
丁父死吾何以聊生是以哭其得民如此

陰貴常州無錫人以貢任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
天下窮處也貴至不鄙夷其民爲講律令俾知所

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倣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譬皆感泣去有死囚必爲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定獄中置一響板曰冤未達者擊之數月間恩信旁達書片紙于門民如期響赴以感瘴病吏民走禱無虛日又走百里求醫于連州其沒也巷哭達于野邵侍郎寶稱其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云

靳經歷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以諸生貢入太學爲温州府經歷府周守城府高耽耽視諸幕僚諸幕

僚類戚施剗劇甚瑜若不聞也晨入揖事當治治之旦日復入事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卽積歲沓不舉若叵測貽身災者皆上馬去不顧治如法卽已事已輒納符退入舍卧僚友問其弛張方略云何輒移語他事守聞驚嘆以爲不可及禮異之溫故山海區民以險豪吏以威懼永嘉民戴堂以拒捕所司以逆聞瑜謁部使者曰堂豈誠爲逆者耶畏囊頭荷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薶禽獮之非宣德惠愛意脫困獸跳踉如民何請往招之卽單騎緣澗谷招致之而事平千戶陳清彪聞人

已聘女而美訟奪之府下瑜治盡法治女獲還聘
夫沙園地界平陽瑞安間海風駕潮齧岬圩民苦
虛稅瑜爲築堤幾蓄之歲以有秋今所謂靳公塘
者是已其爲治要在利民而完安之剷除其疵癘
他攝署如真以無營爲鈎取亂其心故能成其志
後家居溫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沒溫人哭之哀
年五十未有子妻爲置側室實仕人女急得金以
緩禍者竟遣之不索金已而子貴生官大學士贈
如其官君子以爲仁人有後之報云

李濮州緝饒州餘千人樂易孝友舉會試乙榜授常

州儒學訓導擢知山東濮州緝仁恕果決伸滯釋枉而詳練於世故民不能欺給其大都與民省事爲先務濮苦河修河歲調卒民不堪役緝爲免其役而徵諸當役者工食以待事公私便之校稽丁產盡得所隱漏定上中下戶而賦役始平修州學朔望必詣學親爲講授諸生有親沒廬墓以毀死者妻自經以殉之爲請於朝祠祀焉大旱民至采草木皮以食亟發廩賑之民得無饑死改同知泉州府泉多訟號難治郡有疑獄叢案難決者下輒辨治民抱牒赴上司訴輒號願下李二府屬邑同

安多豪猾健闘而喜訟緝往署篆豪捥手相戒無
犯者署守興化興化翕然頌之嘗歎戎伍勾補之
弊曰古者罪人不孥今法非古也獨子畸戶驅令
數千里遠征有司獨苟免罪責爾如民何所清理
得不遣而全其室家者甚多陞魯府長史以去民
挽留不可得爲立石頌德而濮人思之尤深立生
祠祀之

林性之晉江人也少有至性與其兄受書於其父父
時時舉所受書問之對甚悉兄不能對父怒而跪
之輒同跪兄數以過受笞卽解衣請並笞父以其

故意輒解自爲庠生時諸經生咸遵信其說教授
常數十人盡給其父兄性之恟恟重謹世俗諸一
切鈎鉅機警之習咸耻不爲亦其性不能爲者舉
進士知麗水縣麗水故巖邑人以爲非擊搏殆不
可集事性之曰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治豪胥
黠吏徒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山谷捍文網之民
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者亦涕泣歸誠於其一言
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走徙盡則均其課於
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民苦之性之至爲疏除其
額會造籍里中以竄絕自言者數十戶畢減之守

令本以課額戶口爲殿最而性之之爲令如此蓋其循也遷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龍江天策倉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賄不擇美惡乾濕畢收之歲久浥爛輒繫死不能償至連逮其妻孥性之款款戒其人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倉吏有坐浥爛當坐者輒愀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發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軍所虧粟粒無幾耳而可以脫繫死者幾何人吾何靳乎於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改龍慶古北口倉則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

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不便者而高其價招之於是粟溢於廩得時其出納以急邊已又以員外監天津倉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得食立奏請發旁近州倉粟給之或以法閔之不爲止報可行當是時微性之一軍幾詢詢性之本循循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至其越法有移用曲法有寬貸有足多者可謂循吏矣

唐郎中侃丹徒人少從丁補齋璣學爲高第弟子競競厲名檢於廉耻大閑蓋生而性然平生以忠孝

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
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者竟父獄乃
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
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蔬羹豆藉茅以居令永
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
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
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
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相高於是
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裔用周恤相保之
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

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人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道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其無理雖權貴人百方爲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盡於壑皆得寢章聖梓宮塋承天道山東往

上官裒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旁舍中

諸內閣牌校

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回事者竝逝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終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瞠目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逝者皆被劾逮去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居刑曹以執法得情著稱卒貧不能殮刑部自尚書而下及諸

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危郡推嶽字季申黔陽人以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廉潔自持皜如冰霜而坦易無城府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鄒編修守益大憂之言于朝呈于巡撫列愬于藩臬郡邑下獄任其事嶽閱籍詢土宜盡得其奸宄根影乃告于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藜藿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于往弊弊者有常刑又以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同室有鬪矣盍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

無倦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
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憚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
將以爲毒請無貳于浮言無掇於橫議以壞于垂
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
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
之于神明以葆心志四境之內惕惕欣欣咸風夜
服事也獄以足馬從二史往覈之無時陟巖壑犯
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沒殮之復來孤稚
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疝也療之復出及疾病綜
羣冊核之不少衰其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嶽而後吉推官惟閩人陳仕儀新蔡劉修已陳雅
淡劉忠信敦行教化其沒也民尤痛惜之語具羅
太史表中

吳副使惺臨江新淦人生而方介寡合善任事事不
可弗顧度可爲必爲之無沮撓起進士授兵部武
選主事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武黃籍浩繁人恣
窟宅蓋覆其中惺入內舉內令序坐內令秘久不
傳聞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連諸閹乃大恐
祈哀自是不敢有干改南車駕主驛傳舟車有重
貲避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內降免之爲之請

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補與化知府念父年高不可往留妻侍以二童自隨嘗卽卧內見賓客賓客見其衙齋如禪室無敢言私者與化素多訟惺聽決如流頃刻輒遣數十事死囚坐毆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疑之命燔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左失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讐者云耕田爭水被毆死惺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健訟訟滋繁或乃有蘊火燒民屋爲搏攫者皆迹捕得

之寘諸法惺英敏邁常倫每聽訊手執券口延問
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駭嘆久之訟衰少至庭
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
御史行部喜校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惺豫戒隸必
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
召惺詰之惺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杖內股多
死人傷盛德耳御史慚避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
御史杖者嘗病旱爲雨禱民請祠某山神曰聖君
者許之期三日不雨至于七日惺怒曰徒邀福而
不恤災物之蠹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爲義塚收棄

骸脩南北兩洋水堤章漁港創東山閘時蓄洩塞
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歲連大穰獲異麥穎
禾遷四川按察使備達州兵去之日民追號如失
父母會與御史忤易月輒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
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既歸薄產裁具體室
無婢媵行無輿馬而部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
惺孝友淳至母病癱不解帶者數旬母卒壽九十
餘惺年亦五十餘矣哀毀至嘔血少從兄遷學敬
事之終身如事父遷卒號哭奔走爲卜地忘寢食
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臨終遺言鬻宅償貸金

妻子環泣麾之去曰毋亂我我縱生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崔叅政陞字廷進相州安陽人父失官貧居日一食猶糲也陞學益攻苦母憐之泣謂曰從兄賈不易効耶陞弗聽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異焉妻以女舉進士拜都水主事改武選職方郎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賂鈞樞者許之趣上議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陞斥之出旦聲其事遂寢星變求言陞與餘干蘇章奏豎闔干政妖僧蠱惑援比儉壬逐忠良所致又言兵尚書

王恕今伊傳不宜置南京奏入不報弘治初有延
安之命延邊都瘠耗冒猾而俗夷陞至正規畫固
局鑄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
諸自潔清至矣乃清疆場嚴徵稅平徭役鋤豪橫
招流移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
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鑒鑒名實成化末郡
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陞蒞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耶出見宜川知
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莘耶廉其價近百金曰
有一鞍百金者耶遂収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

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和心易之每大
言曰崔誠好官然貧官吾起大獄必且窘陞佯若
不知者已而殺人陞收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
議者謂陞內明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在郡七
年擢四川右叅政監營壽王宮於保寧費數力舒
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陞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
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
如雪山嘗如松茂得疾遂致仕歸三十年卒陞恭
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節家居檢書課農灌溉
花竹

張津字廣漢下令戒民毋相鬪訟喻之禮義務爲安
養生息事無細大舉目有措置然不爲米鹽紛更
嘗曰法必有弊非法之罪變法則弊益滋仍而採
之斯善爲治者嘗燕卿大夫薦羞簡甚而情意款
洽酒酣乏投壺取瓦罌爲壺投之以箸其自奉儉
薄類如此故俸不待餘稍贏則以修學舍助一切
公費視民財猶已膚髓搏節愛惜纖芥不遺承饑
荒凋耗之餘未暮年而民大裕待士以恩禮或謁
公者苟其德可敬不以其人布衣或忽卽干以私
雖大官勢人面折之不少容歲旱齋戒將出禱吏

曰天井之山有靈湫焉五里而壇維歲禱之地津
冒炎暑援棘而上詣湫所禱焉越一二日天微雨
水泛湫湧溝澮爲溢日本夷名朝貢來販易後歲
數至而民大騷津曰曷使外夷蠹吾赤子悉繩以
國憲經畫供億民夷習聞政聲怖悸曰天人也藩
臬至父老相與羅拜願借寇於朝遷山東參政行
之日小民遮道啼呼擁牽挽持屨去明日將懸屨
郡門公竟遣人追還民益大愴至山東寇靖擢僉
都御史提兵

程儼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裋身

範士務砥礪名節次及其文藝當奎引重命主瀛
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迪充浙江行
省考試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曉其首選也以
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儻
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浮澆奔競蹈
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
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憚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
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
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憚力亟行賑助有
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

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
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閹虐驚臺省
牽貫憚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
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饗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
辱之憚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
誣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憚白司寇得末減
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爲法蓋宰
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
而已時霍尚書韜爲留禮尚書風稜矯矯莫與匹
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憚月無雲

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
儼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外屏私餽內絕私取去煩
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困弊儼
加意節省損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
學有點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
地訟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
者多方給與叩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
酋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
弊已久儼劬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
牧軍簿覈丁馬除補之疾作致事去儼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
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塋野死者其折獄不務
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牘訟者
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
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
既屬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
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舉
其半鬻之獨作籬自障書聯風雨半間樓云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領鄉薦知衡山有惠政移
倅常州遷靖州知州逾年解印綬去居官惟奉公

恤民不事表暴所至民愛之如父母歸隱東陽石
屋間鄒祭酒守益築室爲隣與諸士人談學晚益
篤書座右曰認元來本體做見在功夫於後輩善
啓發款接尚真率無賢愚咸樂親之鄉族有聞得
一言可釋有不畏刑罰而畏其聞之者山居十二
年石忽隕遂歸就正寢簡別同志蓋垂瞑匪懈云
刻期日沐浴端坐而逝羅文恭稱其貞而不矯達
而不肆

黃玄齡字崇壽建昌人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性端
謹自飭事母孝以母老乞終養不復仕閉戶讀書

手不釋卷足跡不履公廷恬退之操終始不移人服其雅尚云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贅時氏力讀書而數奇僚壻王生已爲公車士矣婦母張媪薄祥不以爲壻數祥突烟冷卽併日食不從張媪乞釜焦張稍悔割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遇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以已騎易之卒以其人免以母老就官建陽訓導遷教諭懷安祥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爲大釜滿貯粥糜魚羹以食之而課文

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聲其罪邵康僖
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載始得令新
昌其爲治洞坦不設鈎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
或扶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逐而歸耕織矣間譴
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橐嫁多弗舉女祥
咨於士大夫爲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橐裝者
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扞溪水行隄所而
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曰視吾力
所任而準辰至酉罷亦以吾爲準蓋不閱月而堤
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

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
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仙居應司寇大猷爲吏部
郎稱其嚴不苛辦不擾察不細莫不餽挫不折峻
不激成不怠困不求爲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
以母年高歎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
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
昌人爲立碑頌德祥在新昌九載臺使者薦書亦
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咫尺書以贊太宰
後坐法戍而道新昌執手曰甚愧見公居鄉絕不
喜言令時事鄉父老獨怪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

廬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木強少文故爲令
事祥亦自忘之一日御史干旄過祥里修刺入謁
祥問而知其爲新昌呂光洵也坐定呂自通其父
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祥意不自得呂乃言微翁
吾父扶故得以終爲長者曰翁去吾邑十餘年而
德翁如一日也爲竟夕談乃去又一日客有常洲
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
之則新昌故御史集子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
祥悉解裝以殮出時及牀下而撫之時時召食縣
署如父子曰翁去吾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寧

獨時及也未幾而郡守林懋舉復來修禮如俞林則故爲懷安教諭時弟子是三公去祥母所報謝三公亦謂人吾至今尚莊翁不敢以他事請云居杜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祭酒則攝齋坐上坐亡所孫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苦爲面赤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咲曰徒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祥然會亦益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爲德而身忘之古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

母以誌銘溷乃公

張淑勵太原孟人也第進士知濟南歷城歷城會城也所供億轉置送迎舉取辦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荒歲民無所自活淑勵至屬歲比災厲遶被兵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送迎居期月淑勵循循應之一若不欲有爲而事循循漸就緒民便安之邑舊以律占租役常與他沃壤地埒而田瘠稅腴大不較民多逃徙則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燬惡以

登下其賦覈額著地沃壤不得有欺謾百姓始不以磽瘠爲子孫憂諸供億轉置迎送舊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歲終以貨賂之人出會之十登其六七民苦役甚得代若解懸而其產蕩然如縉至二千三百金淑勵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什器儲粟得轉相爲用冗壞勿廢棄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直而五十六年敝政如洗邑不重困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上日晉接不遑暇而儀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而疊疊問

民疾苦必竟辭嘗謂人曰吾四載於此縣署有未
蹈之迹而未嘗一日忘兼照於窮閭月旦與諸弟
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登薦者七人所在生齒繁
殖流移空宅嚮附者衍負版焉李廉訪攀龍頌以
爲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安以本
俗使百姓培氣歸得爲君子之政云

王詔字孟宜濟南歷城人以鄉舉知定州定畿內地
雜戎夷守無良去者詔更約法示誠信及旬釐弊
幾盡及月而曠悍息政化大行蜀生卓基者道定
遺囊裝百金來言自詔曰第往當有爲守者至則

有守者一人生謂曰何不携而去也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也爲涕流活之我恐携金去使公流轉於公之境哉故不携也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登上考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詔卽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擣首虜執訊以還詔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殫爲河二洪寘雍漕粟不得

上議者請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木工表舉茭而自蹈穉理捷事卒徒勸赴畚鍤百餘里雲舉人自以爲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筭九千七百餘緡賜從四品服色會母卒歸治喪比禫懸車不復出

劉世亨江西臨川人進士知涇縣屬歲侵不欲以善賦聞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幙被去林中丞潤因民請疏畱之世亨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爲限役爲等損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他郡邑者毋

使勞不均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
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塋宴會哀
俗成則去其奢纖民食稍足乃喜曰可教矣鄉有
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衍廣之章善
用長癉否用短月朔燕見諸生攷問德業鼓鐘間
作聲詩繼之彬彬踰踰士民風焉則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治者乎斷革訟師搜剔吏弊吏胥徒
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猾僂行則又曰四封之內
得無有狂徒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莽伏戎乎令
諸鄉鄉募武勇趨健必如格令巨室主之據要走

險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輒獲邑有虎爲文禱之
虎負子奔去乃飭村落儲水慎火儲堰慎水於是
民視令若在襁褓令民若爲之慈母嚴師也以選
部召涇男女耄兒相率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
石卽其地亭焉歸而四鄉民各祠諸其鄉東茹麻
北古樓南妙峰西下坊若一云

熊丞輝字國光南昌新建人少事楊文恪公治易以
諸生貢爲定海丞未三月丁父憂去服闋除山陽
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事事辦使理訟訟允民投
牒訴者皆喧呼下山陽丞會又丁母憂去高公出

見民白衣冠送者填衢巷問知爲山陽丞也破格
給路費太息者久之曰卑官不當如是耶服闋補
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塞久莫問也乃憤曰遠
怨避諂以自謀得矣如曠官何力主浚浦港而歲
大熟侯仲金寇海上戕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沈之
詔捕勦而捕盜簿豫規避去金壇簿禦寇死撫按
官會委丞丞詣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
舟常暈仆不能持且非素練無節制急則走耳請
禁瀕海州縣商航毋入海歛我兵數舍賊入海無
所掠必轉而掠陸陰遣人出焚其舟賊失勢成擒

矣竟用丞計殲賊捷上部議丞以功贖罪不知丞
本職水利非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於是撫按皆
太息以爲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
而坐之不辨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署
上考而丞竟以考察失官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
丞旣罷諭家人曰無怏怏不記勦海賊時若輩咸
願罷官保性命耶卽以其日啓行丞所至榜門揭
坐必清必公至是視篋笥如始至時歐文莊曰嗟
夫世德險微如此夫世之吏獨爲人役屬役監貳
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如丞飾躬修政務樹立使

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孰爲平心髡髡者缺
揭揭者折丞其能久於丞耶丞旣歸足不至城府
而鄉隣質成者往往不之公府之鑑湖之上而丞
善掩人瑕垢博譬婉諭歸於息聞解爭又多所賑
施有明叔之風

約論曰余讀唐冢宰龍序循吏錄美哉乎其言之
也可以勸政矣其言曰正德末龍以御史巡按江
西時江西經宸濠虐劉之慘士馬騷騷軍興急而
民陷於危亡庶官之政若焚實不勝是懼亟問於
君子曰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恤民

隱正吏習其大已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其牧之者也古之牧也良故澤而肥今之牧也殘故瘠而隕正吏習急矣乃布檄繩諸黷貨奸宄者弗悛者斥勿貸然俗猶未變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勸懲今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略乎龍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先循吏沒而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叅和錄知縣陸震安福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

其直而不回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
不替也。民始咸莫乎。安若堵乎。而今其由由乎。思
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
世焉。錄止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事易
見人易感也。附錄高塾易春吏習有關焉。特錄劉
源清大忠義也。附錄夏尚劉翀貴士行也。夫忠義
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勸之大者乎。後四十餘
年。吏治益靡甚。浦江丞張寅者。起諸生以貢得丞
丞廉歸而殓死。丙寅迄庚午。不能喪。汪中丞道昆
開府鄖。屬有司行視地。南郊舉丞喪塋之爲表。其

基曰嗟夫今刀筆吏以簿尉倖史起家率捆載歸
猶然厭梁肉上農九人上賈千指乃丞閔焉以溝
壑終悲夫往丞居邑操行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
奚得此顧羣吏遁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
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從諸捆載者以歸如之何
其不餒且死也然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
此不在彼又曰道有隆汙命有羸詘鄧通梁武猶
不免饑死如命何嗚呼勸之大者乎

皇明書卷之三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能吏

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由鄉舉爲御史敢彈劾貴戚畏憚呼冷面寒鐵公擢浙江按察使有冤民淹繫久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果洗其冤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豈有此木乎曰無之獨一古寺有此木然去城差遠新忽自悟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往發之得婦人屍訊寺僧立服人驚以爲神初至道

上蠅蚋迎馬首而聚遣人尾之行得一暴屍身有小印記在衣帶間念此必布商及抵任集市商貿布於商布中得印誌合者召鞠之果服實殺布商乃悉以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子顧死於盜也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念孤行恐爲人所圖潛以貲貨置一古祠石下明往取亡之矣訴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商歸語妻而樓之者竊聽往先取遂併治之嘗巡屬縣以微服觸縣官繫獄中盡與獄囚語知一縣所疾苦民往迓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伏罪由是

郡縣吏股栗莫敢肆持清節最苦僚有以鵞炙饋者
不食懸於室後復饋者指示之家故貧未顯時妻
治泉爲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新妻荆
釵布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慙乃更爲澹朴
其風節類此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捕賊吏顧
卽受吏贓新捕繫涿州獄千戶逸走闕下訴 上
怒命縛新人見辭不撓 上愈益怒命棄市臨刑
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能以靈響動上
上爲撫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廣浙人至
今猶能談其事

陳諤廣東番禺人永樂中擢刑科給事中舉劾無所
避每奏事大聲如洪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
故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奉天門七日不死赦還職陞都給事一日
率同列論事觸上怒罰修象房同事者治完降
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之甚劬值駕至觀象
間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道所以 上憐之復官
搏擊愈力尹順天政尚嚴察有張趙風輦轂爲清
出行無所避諤衝皇太子駕太子訢之上
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爲

執政所忌出爲湖廣按察使刑政肅清洪熙改元上忽問左右往大聲官人今安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時諤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寵焉宣德中忤王改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况鐘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不解事爲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

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
畢具來有勅未宣今宣敕敕中有僚屬不法徑拿
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
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
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
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
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
之羣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皂有膂力
者四人擲一胥空中顛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爲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
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
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股栗謂
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
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
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
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爲奏減重賦焚香
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
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

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抵鐘爲治專
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
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
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
迎張益州鐘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
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
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
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
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
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纒歸家嘗

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關請由
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
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
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則何可以資格拘也
曹達字履中蘇太倉人進士授南太常博士爲御史
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達寘之法而
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閒復寘之法京
師目相攝強項曹矣甫某挾其儕糾宰鉉故爲都
御史不法狀杖五十謫外亦爲絀宰汪以解達方
卧兩緹騎囊達過宰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

肩脇入長安門耶達創甚僂而步歸邸汪橫暴如此得隨州判官隨暴水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多所全活攝斬水令章聖梓宮歸顯陵當道斬水郡縣責供張急達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待達服前引常廩外不進一錢中貴人恚問爲誰知爲達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引帆去遷南城令政善狀非一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以死達聞於上旌之遷南繕部郎領蘆利瓜剖之官民豪不得牟三年遷知廣州府廣會府吏弊蝟集達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而頗得難

上聲嘗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贐怒叱出之至
卽覲丞坐賕露屬達治治極法而巡按楊御史故
與丞有連欲縱舍達持益力御史恚達拂衣出御
史業中沮監司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御史
窘誣達它罪狀詔旣訊疏自白竟遷雲南守而丞
及御史相繼罷縉紳快之雲南亦會府治如廣以
最聞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阻兵達
奮請以所部深入巢卒縛之巡撫格其功更劾之
當調人謂達調不當更內地且久資以非時擢耳
達咲曰吾往者白吾蟻而今不白者不吾蟻也官

三十年幸母在而忍倍母出也乃遂歸達少貧日
一粥自給及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簋或風達力不
能恒三簋耶達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
已豐王世貞銘其墓曰世好婣阿強名公激世好
侈靡而目公嗇賢者稱德公亦自得曰儉曰直劑
直以溫導儉以仁是唯恭人

范瑟字孔和濟南人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經筵講官明年謫開州判官剿巨寇量移大名有
報笥發焉金也輒斥去擢南戶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遷四川叅議護上川南道道治雅江上游古流

沙之域先是都蠻叛師討之不下至罷討都蠻
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稽首謝請內屬遷
陝西按察副使分巡西寧道屬征羌出追遇暴風
起車東入於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合掌吉
而就紅崖乎乃趨紅崖羌果至迎擊大破之復戰
斬將又戰戮其酋而羌平屬北虜來旁塞欲乘餘
威驅之遣百戶齎牛酒往風其王俺荅曰君移部
乃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乘
障出土卒候望久勞苦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
後旣授首卽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張掖武

威驍卒萬人羗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卽諸羗
願合陜中豈得入虜無以應獻馬千匹謝頃之君
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疑有伏走黃羊抵黃羊君在
焉虜乃引去虜更寇三川復破其衆於紅崖尚書
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官邉長老言君所
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
敵再策羗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謫去何以
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是鞅鞅耳故絳於虜可樂
也絳於口不可詛也

皇明書卷之三十終